□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價並寄送之報紙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三十四號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欄廣告面議

德醫邱仁高
臨時診所萬山路十二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中四八五四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痿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楊梅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今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書捷徑教授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勝過讀他處學校七年膳宿校內亦備交通便利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巨籟達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 校長陶雪生啓

君欲游上海 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減價機會

上海博利安有限公司
老牌博利安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新鏡片最新式試驗儀器驗目配光異常準確 [illegible]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鰻鱟膠

腎爲人身之寶精足則氣旺 [illegible]

（價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十八元外埠寄費加一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郵局兌買匯票封入掛號函內寄至下列地址無論多少保險寄本如無匯兌郵票亦可通用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首興里第一百八十號正威藥房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即行出版。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

晶報館啓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隔日一出之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發收據、特此通告、發行部啓

無敵牌之各種牙粉

本牌牙粉○種類不一○因各人之嗜好不同○故有數種之區別 [illegible]

杭州萬隆老棧 申莊 冬令特設分售處 馳名南肉

[illegible]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滿洋三元贈券壹元多則類推

各種眼鏡減價一月對折八扣

愛妻者鑒

君欲尊夫人容貌增美歟
君欲尊夫人生育子女歟
君欲閨宅健康歟

身體衰弱顏色蒼白頭髮乾枯 血虧之病也 雀斑粉刺 [illegible]

血濁 婦女之病也 不孕 經期失

三西公司新發明八寶珍珠丸 能使皮膚枯黑 [illegible]

補血清血 [illegible]

精品 [illegible]

男女老幼均可常服每瓶可服一個月定價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勸世界西首三西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臀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廣無鎗階級

（笑）

梁任公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演說、他那演說的題目、是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因為近來各國、都鬧什麼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的階級戰爭、梁任公的意思、說中國說不上說什麼有產無產、就是各處鬧着兵荒、當兵的人、便是有鎗階級、不當兵的人、便是無鎗階級了、可是我今天也要講講那無鎗階級對於有鎗階級了、我說的鎗、不是梁任公的鎗、我說的是煙鎗的鎗、我把那吸鴉片烟的人、喚做有鎗階級、不吸鴉片烟的人、喚做無鎗階級、試問吾國人、對於那有鎗階級、如何處置呢、你瞧上海租界裏、這吸烟的人、有多少啊、有多少啊、上海各處私設的燕子窠、有多少啊、就是我們友朋之中、受了這吸鴉煙的害處的、有多少啊、舊癮的不算、新吸上癮的、有多少啊、這一班都不是有鎗階級嗎、而且那些無鎗階級的人、都向有鎗階級的路上行、瞧這個光景、勢必無鎗階級、都變成有鎗階級而後已、這如何是好、要這一班有鎗階級、個個放下鎗來、可不是容易的事嗎、所以一個中國、就斷送在這兩個有鎗階級手裏、不過一個有鎗階級手裏、是專打別人的、一個有鎗階級、是專打自己的、一個有鎗階級是強狠狠的、一個有鎗階級是懶懶懶懶的、中國的存亡關鍵、只要這兩個有鎗階級、早早覺悟罷、

調寄黃鶯兒

（丹翁）

張作霖在津竹戰方酣、起而如廁、衆人不備、乘車入京矣、戲以小詞調之、

戰竹忽更衣。去京師。太滑稽。大家吃個狐狸屁。排洩東西。黃白淋漓。要他取代交通系。腹中飢。一雙香箸。預備晚餐啜。

效顰

（東施）

讀林屋翁擬贈諸女伶偶語、好之、欲效顰、然有作、媿不能及其妙造自然之萬一耳、小巫見大巫、班門弄大斧、太不知自量矣、贈碧雲曰、『江波徵泛。隱樹深迴。中有仙人綽約。嶺岫高封。○釜嵐密合。詩看月子團圓。』贈粉菊花曰、『粉黛千行失顏色。菊花三徑占風流。』

辛酉秋菀

先公感於日本之提二十一條也、恐將來一旦搆釁、而日人東據遼陽、南侵魯閩、京畿逼近、兵臨撫虞、且用兵之際、首都孤危、尤難為統帥指揮迴旋之地、進則可戰、退無據、明以控制遼東而北還、今則迫於遼東而惕懼矣、先公遂遣予相度河南北地勢、以備遷都、蓋江甯已失長江之險、武昌復當湘粵之厄、西安則深居山右、策禦及於東南、咸非建都之地、惟中州為獨善、予既周歷、耕一管之見、以為開封當河下流、有掘流灌城之危、彰德四坦、無雄據所宜、惟有洛陽、后樞龍門、壁垣嵩岳、遐矚八方、俯臨四極、無窮迫之害、得鞏固之永、乃圖其形勢、歸上先公、先公立命唐仕禮、專任大匠、督造洛陽營舍、擬先成二師、以在京之兵、更以陸錦張士鈺、分長二師、二師既成、乃建城守、以為師干兵、與在禮等、共監厥成、營舍垂竣、而先公殂、事遂輟、

嗇齋雜詩

（寒雲）

稽古以玉為上幣。形制或以龜貝分。瑾瑜寸寸皆作貝。玉龜今從湖泉文。

商玉龜幣、方漢尺八分、高二分許、背隆起、首微仰、周體質素、不假雕磋、惟腹下刻米文、篆狀龜腹下紋也、曾見殷墟所掘得之貝幣、有真貝及跳骨所製三種、其跳骨製者、刻貝齒、如真貝、此龜幣刻文、亦如真龜腹下紋也、厥幣、純以刀切、腹背俱有拔刀之痕、俗所謂漢拔刀、斷為漢以前玉器物之證焉、米文、經刀數劃而成畫、故畫中亦留有刀痕、氣象蒼古、決非後世倣製者可比、篆之四角、俱切圓、與龜紐之印異、首尾穿孔、制作咸與跳骨貝幣同、形體亦差類、古以玉為上幣、玉自貴於跳骨、而龜又居貝上、斯可知玉龜幣之重於貝幣也、易曰、錫之以十朋之龜、是貝成以朋計、其形制之差同、又可知矣、蟻鼻錢、為周末倣貝幣而鑄者、其文有作米者、末一字、正與厥幣腹下文同、竊謂周秦之際、泉文米字、必原於此也、厥幣質為蒼玉、瑜斑瑞暈、兼有赤暈、其斑暈處、且泛水銀浸光、卽以質斷、亦非三代以後所有也、小坡易自丹翁、凡玉龜七、獨此一枚為可寶、除則後來以為佩飾者也、小坡厚我至矣、昔致古者、從未經見古龜幣、今予竟獲之、既以證古幣之制作、且從省泉文米字之由始、古緣之厚、咸小坡之有以餉我也、感之、謝之、

和嗇齋三首

（林屋）

讀倚前賦碧雲曲、為汪碧雲作、瀟湘曲為瀟湘雲作、嗇齋佳俠吟、為粉菊花作、三人皆海上女伶、卽冰從三妹吟所詠者也、所謂冰從卽嗇齋、嗇齋別字耳、嗇齋之作、蓋因余先有諸篇而發、依韻答和、以作報章、碧雲曲、雲容。我飲綠醅春。昔和西園謳。今夜東廂聚。欣然獲賞潮。頻與奏貞琪。碧城若可到。從子迴車輪。瀟湘曲云、王子吹玉笙。美人歌金縷。雲間皓鶴來。霞際丹鸞舞。艷色花嬌嬈。溫言春煖煦。一朝借齒牙。萬里生毛羽。君才擬鳳皇。我歌慚鸚鵡。以茲晉嗣言。邀彼瓊瑤語。芙蓉惜芳年。神交懷舊雨。手把雲錦章。目注天花雨。纔時爪可抓。曲終背能拊。佳俠吟云、紫雲冠仙曲。黃華出衆芳。當筵碧玉質。皎皎明月光。飛仙方瓊地。美人忽滿堂。劍花耀環珮。藻火生衣裳。玉蓮貼步穩。蕙帶凌風長。胡琴雜燕舞。羌笛和平涼。宛聽鳴柳曲。疑化芙蓉妝。高詠賦佳俠。秦志明秋霜。方將觀萬舞。佇望凌八荒。

京華珍聞

（四）（馬二先生）

高五爺長財政後、嫌部中債主太多、部員又多不洽、移在私宅辦公、設公事桌三、自佔其一、餘二桌、則位置一司長兩秘書、說者謂果各部以高五爺為法、則部員可大減、而各部房屋、亦可拍賣變價、洵於中央政府不無小補云、

譚派老生何其多耶

（小隱）

熱伏海上、苦無好戲可聽、忽見報載、大舞台有所謂北京新到、譚派泰斗醫生王凌元者、雖其人向所未聞、不無懷疑、因以一聆妙奏為幸也、自星期四夜起、登台獻技、三日戲碼、為瓊林宴、空城計、捉放曹、同來者、有王少林、于雲鵬、登台第一日約在往視、于雲鵬先演草橋關、架子既欠大方、喉音亦甚枯澀、勉強對付、因雖劉永春、亦弗若遠甚也、瓊林宴、自由樵演起、王少林之樵夫、舉止動作、一以乃父長林為本、簡尚不惡、但喉音未若長林之脆耳、王凌元、體格魁梧、扮相遂不免於臃腫、喉係邊音、雖唱正工調、然不能從心所欲、頗有格格不入之勢、氣分亦弱、行腔時、節節為之、幾致不相聯屬、友人觀竟、喟然嘆曰、此君看事太易、且感輕於嘗試、致令我輩耗費時、且感不快耳、予曰、不然、天下人、看事容易作事難、卽此成績、已不知吃了多少苦處、費了若干歲月、耗去幾許錢財、方能供人今宵之笑罵、謂其不識好歹則有之、謂其看事太易、似非確論、蓋卽此已甚不易耳、已見一斑、則空城計捉放曹諸何、可於想像間得之、不必再往、以三日計之、我輩之金錢時間、亦頗經濟、雖似略感不快、然從此知有一王凌元、可資談助、今夕之痛苦、亦為必不獲已耳、

原敬佚事

（四）（好春簃主）

日本某報、於原敬逝世後、曾揭載一怪異之新聞、略曰、原敬生時、頗信佛法、某浙寺住持某、夙與原善、原亦數詣某寺、參拜佛象、已、卽與某住持款洽、以為常、一夕、某寺神殿中、忽聞人馬雜沓聲、喧嘩一片、住持大恐、以為盜也、亟集寺僧、秉燭往視、乃寂然無所有、深以為異、其次夕、七八時頃、又聞神殿大鐘、鏗然作響、似有人猛擊之者、寺僧駭怪、相率趨視、則又虛無人焉、乃益稱異不已、翌日晨起、始聞原氏被刺之耗、其殞命之時刻、乃適與神殿鐘鳴相應、雖分秒無差也、於是某住持語人、謂原氏篤信佛法、故其身後、靈魂不泯、已入彼寺為護持云、此雖荒怪不經之談、然亦原氏身後之一段佳話也、

敬復小鳳兄

（丹翁）

示悉、弟以行樂為宗旨者也、觀看戲與飲酒同、於酒不知厚薄、於戲亦不知美惡、然備書報界、側聞諸大評劇家緒論、似有一隙之明、知言者皆謂少卿之評劇、如英秀之劇、公之評劇、如又宸之劇、弟之評劇、不過如小培小寶之劇耳、弟得比於兩小、已為厚幸、少卿對於人以英秀相況、亦頗自負、推屈兄比又宸、則非弟所知矣、兄糾正又宸、不嫌其嚴、殆亦所以自謙耶、世無孔子、安有顏回、遷怒亦人情耳、兄特作靴之翁、而懸証秸之壻、弟疑為有為而發者此也、然念詒兄操榛杏月旦、衆鉋重輕、仍宜持大公之論、昭示聾瞽、如以文戰勝負之故、牽於俗情、則不惟讀壻可惡、卽讀女亦可惡矣、愛屋云乎哉、兄得無氣失其平耶、伏惟珍攝、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

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英國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

第二回 死要臉雙料醜醜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賬

諸君勿要笑話這金喜、是個小家女兒、他的文明程度、却還不錯、他久知這一個女孩兒家、能夠嫁給軍人做妻子、那是非常榮幸、露蘭雖然出了行伍、但他這軍人資格、却絲毫不曾損失、我三廠子便不曾教導過、只對着露蘭、早已眉勾目引、不止一次、現在這番公然蒙承垂訓、真個拿出他平素對待男子的手段、不時將露蘭約到屋裏來、和他有說有笑、良辰美景、有新上市的物品、母女兩人、親自到街底下去料理、打發小么兒到梅公館裏、去請露蘭來吃酒吃飯、露蘭正苦着孤寂、孤悽悽的沒甚趣味、得着這卸母世妹的憐愛、當然不消客氣、往來異常親密、這一天剛是五月初旬、金喜的母親顧氏、從街上拎了兩條簇新鮮的大黃魚回來、一面分付金喜去剝大蒜、一面笑說道、這黃魚是打從冰箱裏才取出來的、每條何止二三斤重、和現把水的差不多、停會子用上等秋油、將他煮好、下個酒才是有趣呢、金喜將個小嘴一披、笑說道、這也是他的嘴局好、媽可曾去約他沒有、顧氏正色說道、還待你說嗎、天下事再巧不過、剛剛買到手、一頭便碰着梅伯伯梅貴、我隨卽把他賞個信兒給賀相公、還愁他不剛把腿來向我們這裏飛跑、金喜聽到這裏、好生歡喜、把那蒜瓣子益發剝得起勁、笑着說道、媽呀、你這人怎生這樣聰明伶俐、過伶俐得很了、我又愁你長不大、沒的向那靈慧菴裏姑子、替你寄個名兒、叫菩薩保佑你無災無難、……他媽也笑起來、指着金喜說道、不好了哇、你媽從十三歲上偷漢子起、偷到如今、也記得數不得了、甚麼轉灣過節兒不知道、起先和你搭上的那個琉璃球、以及王五瘋子、小癩魚植四、泥腿金剛、香店裏老板臭龜鼻、誰不是老娘替你牽馬拉縴、從來不曾錯了道兒、如今你既瞧上賀相公、我這老貨若再誤了你的事、豈不是大洋裏撐了船、轉在這小小陰溝裏遭風、……其時金喜不由將一雙淫眼、向顧氏斜睃一睃、低着脖子、冷冷的說道、你怎麼記得這般清楚、還不像你家祖宗的家譜、連官銜名號都背出來了、快替我閉上你那臭嘴、免得引姑奶奶生氣、……顧氏見女兒着了惱、遂也不敢多講、忙搭了一桶清水、在旁邊將那黃魚細細開剝、

王又宸三本諸葛亮招親

（五）（小隱）

孔明見他夫人回來、已是喜出望外、又由他夫人、用那美人計、把張角的天書騙了來、送給孔明、夫妻二人、在房裏談談說說、正所謂閨房之樂、但是說話時間、這位黃玉英、要教給他丈夫擺陣的方法、拿出一尺多高、紙糊的小人、彷彿是兵丁的樣子、一共有八個、放在桌上、什麼一字長陣啦、八門金鎖陣啦、鬧了半天、王又宸的孔明、在那裏點頭受教、作的很覺得情景逼真、大概英秀千金、向他說戲、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他作慣了的拿手戲、也可算是現身說法了、學完了擺紙人陣、黃玉英又端出一盤子石子、問孔明認識不認識、孔明自然是莫名其妙、馬上現出山石布景、有一個門、孔明跑進去、可就出不來了、倒是黃玉英的丫頭、春梅曉得、指了一個門路、孔明才出來了、孔明出了那亂石陣、黃玉英又同觀星宿、論天文、後來張角又到黃家莊燒搶來了、被本人捉住、亂七八遭、跑出來許多人、一遍一聲、或半句、或一句、或兩句、或三句、唱那九音聯彈、統觀全劇、王又宸的扮相、作派、說白、唱工、那一樣不是能人之所不能、他自己說是他老丈人傳給他的、依我看來、就是譚鑫培活在世上、也必定及不了他、別的不說、第一臉皮就先沒有他的厚、這樣的好戲、自己不肯掠美、把金向他老丈人臉上貼、老譚這個女婿、真算鬧着了、

北京著名票友蔣君稼化裝小影

鐵錚閒話

（二十）（疑始自北京寄）

吾鄉山歌有一闋云、船也撐來篙也飄、姐在樓上脚跷跳、（跷跳俱叶平、脚跷跳言焦急之甚也、）娘問男女為做什、（無錫稱女兒曰男女、猶北方稱弟曰兄弟、什讀如傻、）繡花針落地弗見焦、（焦語尾辭、元曲用之、）不加雕琢、意境自然超妙、詎非所謂天籟、試問今之作白話詩講國語文學者、能有此乎、不佞往取山歌入詩、用其意而易其辭、共得十餘首、頗為侯官師所賞、此首亦經易作云、驟動舟搖出綠陰、高樓嬌女急傷心、阿娘苦問緣何事、落地金針沒處尋、神韻與原作相差甚遠、遂不棄之、陳散原先生贈湘妓[illegible]聯云、天壤王郎終負汝、香塵揚海渺秋予、妓攜之入都、友人壽石公見之、識並為散原所書、告妓當知寶貴、妓過客至、必指示之云、此比為值在鑽石指環上、散原此聯可謂明珠未暗投矣、某君庚子前在京識一妓、名紅寶、亂後重相遇、贈以一聯云、喜對小紅浮大白、怕從天寶說開元、殊名雋可誦、吾鄉山歌又有兩闋云、無言無語却生疑、不曾郎君思念誰、脊骨問郎郎不語、自家心事自家知、日落西山大地昏、如來伸手摸觀音、觀音摸得微微笑、十八羅漢飯證因、上闋不第為言情傑作、而自家心事一語、尤寓名理、斷非尋常咬文嚼字者所得出、下闋相傳、明季即已有之、殆里巷傷亂之作、寄託深遠、試一思今日國中情况、益覺親切有味也、

完嚐

（三）（志君）

說罷、各自分頭而去、不說阿毛到王家去完嚐嚐、先說方小六、袍也不回家、就躲在城外一個人家、又向那人家借了一隻盛米用的大笆斗、於是跑出跑進膽嚐、看看已到半夜、還不見阿毛走來、這時小六、心內很着急、又恐他就睡在城內、今夜不歸來了、想他城裏沒有親戚、不會不回來的、仍是到大路上去等回兒的愛嚐、遂立起身、手拿了笆斗、走到大路傍邊、將笆斗撲倒了、坐在笆斗底上、好在這時、半三夜更、又沒人來往、小六又等了半晌、忽聽見遠遠、有個人嘴裏唱着曲歌、慢慢走得過來、小六仔細一聽、不是那個阿毛是誰呢、於是將那笆斗拿起來、罩在自己頭上一套、蹲在大路當中、跳來跳去、那阿毛、到王家去做生意、王家那太太、因為夜裏叫他來完嚐嚐、故此多給些錢、他又將供佛的三牲、都給了他、又恐半夜路上不便、就叫他們房裏過一夜、到天亮吃了飯去、你想他戀着家裏、怎肯住呢、今夜又得許多錢、又有肉、魚、豬腸、雞、許多吃食、心裏暗想、天天回去、老婆罵我心腸硬、在人家做佛事、三牲也不拿回來一些給我吃、你想他女人家、如何知道、外面人情、猜若論在小人家完嚐嚐、供的三牲收下來、全是他們自家吃的、

通訊

小隱兄鑒、承詢孫小六一節、懷關係同治末光緒初間人、唱崑背及作工老生、乃二三路之角色也、弟只聞其名未見其人耳、至老譚一生音調、皆擷取先進各家精英、鎔而冶之、弟常謂譚調無一句無出處也、彼之演戲音調、以劇情而定、非皆纖巧、卽如戰太平一齣、所發何一非清剛之音乎、後之學譚者、獨取其委靡不振之音調、此皆學者舍難就易之病耳、以為何如、忽復、卽候道祺、（春覺生）

一年有半

（八十七）（天涯戲鬼）

伯濤道、真個有這等事的嗎、我却有些兒不信、秋萍道、大少、你是不常在上海的、真個要不相信、其實的確有這個事、不然、我和他們某公館裏有什麼仇恨、我何必要壞人家的名節呢、有好幾個做我的客人、都和他發生過關係的、他們都來講給我聽、而且說得淋漓盡致、這個醜、可稱也丟盡了、我還和他們辯駁過幾回、我說你們那裏不好去玩、何苦要糟蹋人家公館裏的少奶奶、當真的是大家有愛情、也不必說了、我瞧你們也未必如此、不然、就是貪他的色、但是比他們好的人、難道沒有了嗎、況且既然和他發生關係了、也不應該到處亂講呢、一個客人說得好笑啊、他說誰和他有愛情呢、只怕與他有關係的人、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呢、至於說他十分標緻、也未必見得、不過我們完全是一種好奇心、起先還不相信、以為未必真有這等事、後來一步一步漸漸逼真了、我們也嘗試嘗試那大人家闊公館裏的少奶奶、是什麼風味、其實有什麼希奇、不過是一個高等台基罷了、當時我說、總是你們男人家不好、引誘他們到這條路上去、你們不怕罪過的嗎、那個客人說、蒼蠅不鑽沒縫的蛋、他們既然走有價值的賣品、我們怎麼不照顧照顧他生意呢、還有一個客人、說得更促狹、他說我是去報報仇的、我說怎麼叫報仇、他說我從前有一塊地皮、硬被他的阿公估了去、後來打官司、因為他們的勢力大、打不過他、所以此刻在他媳婦身上出出氣、三少、我聽了這幾句話、身體冷了半截、我想我們吃堂子飯的人、總是前世裏作了孽、或者欠了人家的債、今世裏把身體來償還人家、他們做官做府的大戶人家、怎麼會有這種事、那裏知道現在的報應、便這樣的近、真正算得現世現報、我看見許多善書上有兩句話、說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你們各位少爺、不要笑我迷信、我說報應是有的噓、正談到起勁當兒、只見半門一動、走進一個花枝招展的人來、秋萍老五連忙丟了個眼色、就此不言語了、